

时光度尽

吴加敏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巴渝作家作品集

主 编：黄济人

副主编：余德庄 冉 庄

时光度尽

吴加敏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度尽/吴加敏 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 6

(巴渝作家作品集)

ISBN 7-80099-623-9

I. 时... II. 吴... III.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82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63202384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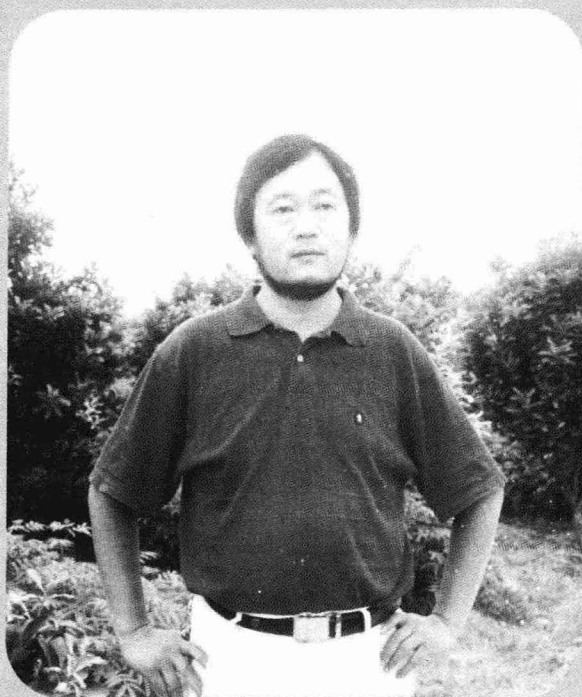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09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99-623-9/I·85 定价:150.00 元(全套 10 册)

本册定价:18.00 元



吴加敏，男，土家族，1961年生，重庆秀山人，现在重庆市秀山县文化体育局供职，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首届创作员，曾在《民族文学》、《四川文学》、《红岩》、《重庆文化》、《巴渝文化》、《重庆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文学书籍。2002年获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

鸭子塘街上有一个叫江惜玉的女人常到院子里来，坐在葡萄架下织毛衣，晒太阳。江惜玉长得很漂亮，像档板戏里的喜儿，皮肤白净，身材苗条，眼睛特别大，穿着一件浅灰色风衣，腋下一条长长的独辫，怪招人喜爱的。大院里的葡萄架是我们进出的必经之地，所以在晴朗温暖的日子，我总会看见江惜玉媚媚地坐在那里，安静地织她的毛衣。她待人友善，脸上总挂着微笑，跟人说话时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齿。后来我们逐渐熟悉了，开始打招呼，我称她江姨。我每天放学时都要挨着她坐一会，闻她身上的香水味，听她絮絮。她最喜欢拿她那细腻温厚的手摸摸我的脸，酥酥的，至今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后来院子里的伙伴们都喜欢上了她，有时都围在她身边，看她织毛衣，看她漂亮的

时 光 度 尽

——献给父亲

美妙时光岂能度尽

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光度尽》是写得较苦的,断断续续消耗了我好多年的精力。自从20世纪90年代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就萌生了写这部小说的念头。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死给我的感觉并不复杂。老缠着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一个生命的消失怎么这样的简约:死者临行前给亲人留下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努力睁开眼留恋地看一下已被病房切割成非常狭小的世界,做几个活人一时看不懂的手势,然后安详地闭上眼。整个过程风吹残烛一般,让人来不及细看,生命旋即化作袅袅轻烟。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和生命意义的书,是人的成长和生活意义的有趣探讨。从这个层面上讲,读这本书应该是轻松的,不会像活着那样的艰难与沉重,得用心用脑用身体去应付光怪陆离的现实。我的成长我永远都会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他们没有教我更多能够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知识,但他们教会了我做人的准则。做人的准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最重要

的。有了做人的准则，我就不会做狗，或做其它的动物。也许做了别的动物可能更快乐，但我宁愿做人。因为人有喜怒哀乐，有丰富的经历，有思念，有刻骨铭心的爱。我历来鄙视那些本来就成了人后来又去变狗或变其它动物的人，因为在我眼里，做人比做什么都强！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鸭子塘度过的。鸭子塘是我生活的这座我很少离开它半步的县城的一条街。《时光度尽》我就借助了这条小街作为背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虚拟的，但他们以及他们的经历无时不闪现在我的记忆和梦中，永远鲜活，使我的内心世界无比的温情。鸭子塘的生活浸润了我的生命，使我与这条小街的牵挂永远存在，无法割舍。

鸭子塘贫瘠的生活给了我情感丰富的营养，这是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办到的，因为造物主只给每个人安排了一次童年和少年。如今的鸭子塘已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干干净净地从县城的地盘上抹去，形成了陌生而新奇的商业街。琳琅满目的商品、流行音乐、前卫服装露出大片鲜嫩肌肤的美少女充斥了这里的空间，使这里湿润的空气无比的暧昧，充满诱惑。尽管如此，它也不能阻挡我对旧时鸭子塘的怀念。

那时的鸭子塘与梦境里的天堂别无二致，早上的阳光刚刚洒落在铺满青石板的路面，家家户户就把门打开，一直要到晚上睡觉前才关，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那条街上的每一扇门。在夏天明亮而潮湿的阳光里，鸭子塘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快乐。那时的燕子像树叶一样密集，在每家每户的屋檐和堂屋筑巢。还有蜻蜓、麻雀、蜜蜂、桑树上的蝉、麦垛……这些都使得我的童年和少年变得健康。

我不是突然间长大的，是鸭子塘友好的铺垫促进了我的成长。所以我不会轻易地忘掉鸭子塘，那个曾经给我梦的地方。尽管它昔日亲切的容貌已荡然无存，尽管它正被粉脂和口红覆盖。一种不复存在的东西不等于消失，比如鸭子塘，比如故事，比如时光。世界上是有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的，它们从诞生之初就预示了永恒，像河流一样奔腾不息。

我们每个人都在重复着生命的体验，惟有故事五彩缤纷。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过好每一天吧，一双眼睛关闭了，会有许多双眼睛相继睁开。在时光的河床上，生命就是这么自然和坦荡，睁眼为生，闭目为亡。

在这里我还得提到一个人，他就是现任中共秀山县委副书记的胡勤俭先生。没有他的激励和帮助，这本书不会在这么早的时间就能与读者见面。胡先生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他钟情文化，关爱文化人，这在我所认识的地方官员中是不多见的。我不敢狂妄地说《时光度尽》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但我对它怀抱希望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付出。如果有一天它的价值超越了我的想象，诸如被读者认同，诸如与影视结缘，我都将永远感激胡先生，愿他事业永远辉煌，生命无限风光。

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新老朋友！祝愿天下所有人的快乐时光像河流一样清澈透明，永无止境！

目 录

美妙时光岂能度尽（序）	（1）
1991年的乌鸦	（1）
母亲的解释	（6）
勇气是只瘪气球	（10）
接吻的实质	（13）
在一家苍蝇馆	（18）
回忆1980年	（27）
新婚及灰溜溜的岳母	（33）
风华正茂的年月	（39）
夜色下的鸭子塘街	（47）
八卦方井的奥秘	（52）
各抒己见	（56）
两颗盐茶蛋	（62）
谭雪榕唱起秀山花灯	（66）
一双鞋垫与一场戏	（68）

带刺的马兰花	(74)
停过苍蝇的嘴唇	(88)
风波之后	(94)
少年的心	(104)
你一定喜欢童话	(107)
幸福的早餐	(111)
俄语老师摆摊	(115)
雷宁子的内蒙古草原	(128)
屠宰场后面的玉米林	(140)
话别广场雨中	(148)
墙上的漫画	(153)
我教你游泳	(161)
练习接吻	(172)
部队营房飘着一面红旗	(177)
安木的批注	(180)
城北的景色	(184)
成长逸事	(189)
松鼠冬天藏在什么地方	(196)
坐在高高的树杈眺望	(200)
关于一条谜语的谜底	(206)
你该直起腰杆做男人	(214)
最后一缕烟尘	(216)
飞离南方的鸟	(218)

丰满女人总比僵尸强	(221)
生命没有后悔药	(223)
裁缝女儿眼中的一段布料	(224)
酉水河浪花	(227)
一件空洞的长风衣	(235)
你说话大声点	(243)
为一个梦而活	(248)
你要挺住	(254)
一片天地红透	(260)
夜幕下的花朵	(267)
死亡与诞生	(276)

1991 年的乌鸦

1991 年夏天的一个晌午，我父亲安崇明睡在县城一家医院内科的病床上，生命如同一台废旧机器，被慢慢拆零。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一点也不含蓄，让分崩离析的过程大写特写呈现在他那张痛苦得扭曲的瘦脸上。住院部的长廊静悄悄的，医生和护士在值班室里面坐着打盹，各个病室的病员几乎像一群被赶进了屠宰场大门的绝望牲口，苟延残喘、故作镇定地维持着他们快要完蛋的生活习惯——午睡。

父亲躺在病床上呆望着窗户玻璃上挤满的苍蝇，奄奄一息，命若游丝。苍蝇在耀眼的阳光里嗡嗡飞舞，它们想挤进屋子，贴在我父亲安崇明日益发黑的脸上。父亲游曳的目光把玻璃上起起落落的苍蝇盯了半天，苦笑着对我说：“林儿记住，实际上，人活着的时候都一直不停地在为自己挖掘一口长眠的睡坑，即使坐在人生盛宴的餐桌旁也不能脱俗。”父亲说话时喘着粗气，浑浊的眼睛始终未曾离开过玻璃窗上的苍蝇群。粘着苍蝇的玻璃透着夏日妖娆的阳光。

“爸，1961 年呢？1961 年人们也在挖吗？”我替父亲安崇明擦着额头的汗水，细声问道，他的床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味和药味。

“1961 年？……”父亲翻动了一下眼白，努力调整他散乱的视线，“那时没挖，人的心思顾不过来。”

“不挖坑在做些什么呢？”我起身走到玻璃窗前点燃一支烟叨

着，玻璃上的苍蝇轰地散去，转眼又落了回来。

“老天爷替人想好了，挖好了。灾年的土地上遍地是坑，人只需头一歪就能如愿以偿。”父亲舔着干裂的嘴皮，眼珠闪射一丝浑浊的亮光，“林儿，灾年你还小，人到了那种份上，活得反倒轻松了，先前的许多想法和欲望秋后的树叶般无声地掉进了土里。”

“那时人想不想死？”

“死？那时生和死已由不得人的意愿了。人们对数月不减势头的太阳、对不见云彩的蓝天束手无策，生出恐慌。太阳白得耀眼，放着凶狠的光，让人胆寒。那时所有的想法都淡薄了，只盼能吃上一顿饱饭，大家都捂着空空的肚子，胃钻心的痛。”

我对父亲的回答大为震惊。父亲的话让我看到了人的阴暗面。人一旦到了行将就木之际，想得最多的终究是现实，是现实中的自我。父亲又开始了剧烈的咳嗽，蜡黄的脸皮像放在开水锅里煮一样抽搐皱缩，呼吸也由此变粗。玻璃窗上依然贴满了苍蝇。在我的眼中，病床上的父亲是一片秋天里的树叶正逐渐失去水分、逐渐憔悴、逐渐枯黄，飘零的图景指日可待。

我肩负的那把锄头是父亲留给我一生的珍贵纪念。安崇明在世上颠簸了六十余载，对人生的领悟炉火纯青，绝顶透彻。安崇明的贡献（在我眼里是巨大成果）在于他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公式化。在他看来，人生大欢乐大痛苦的体验都不可取，唯有平静的日升日落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何苦呢？”他仿佛被浊气包围着，如鱼缺氧，嘴难看地一张一合，“人在世上就这么一回，拿自己下赌注，兴风作浪，这是跟自己过不去，自己苦自己，背一屁股债折磨自己。”

“爸，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歌德说的。”

“你真以为哲学家们是靠兜售智慧谋生的？那是大奶子吓娃！等你把人生走彻底时，成了我这样子，许多道理自然就出来了，使你惊讶。你会觉得年轻时干的许多事情滑稽可笑，包括同女人们周旋。”靠氧气延续生命的父亲有些激动。

父亲在给我灌输他的锄头理论时，那把锄头立已搁置我的肩头。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摆脱它。这不仅是它可以用来挖坑，掩埋我一生的经历和记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我漫长生命的必需。我将步他的后尘，一直扛着这把锄头走进墓地。

“爸，1961年人们还扛锄头吗？”我俯下身子低声问迷糊中的安崇明。

“锄头？”父亲对我的问话感到有些唐突，他的眼珠艰难地转动了几圈之后，又一筹莫展地停顿下来。那是一种回忆的失败症状，是肉体空洞的表现。

父亲的思维短路一定是药物和病痛造成的，是死亡在对他亲切召唤。父亲过去在单位写公文时，五六万字都一气呵成，且引经据典，脉络清晰。

“爸，就是挖坑的工具。”我依旧细语呢喃，怕吵昏他的头脑。

锄头一搁上肩头就永远扛着啦，扛累了也只能换换肩。这是安崇明那套理论带给我的无限魅力。

病床上的父亲沉思良久：“1961年，人们拿着锄头比挖坑都累。大家在属于自己的地盘上虎视眈眈，样儿可憎，仿佛有私仇未报或恩怨未了，挖地三尺地寻找一种植物。那种植物能吃，含有饱胀的白色浆汁，许多人就靠着这种贫贱的植物把命死活挺过

了那道关口。那时人除了吃别无他求。”

“连女人也不想？那种如花似玉，丰臀高乳，男人见着就流涎水的。”

“女人？女人比肩上那把锄头还重。女人是人，女人也饿，她们成天像苍蝇一样闹闹嚷嚷，不理解灾年的苦衷，张着饥饿的嘴观望睡过她们的男人的表现。”

父亲安崇明对女人的成见源于他颇受周折的婚姻——或者说是失败了的婚姻——和怜香惜玉的起伏经历。婚姻的不幸使得他肩上的锄头比其他男人沉重。父亲汗流浹背地为自己挖掘了六十余载的长眠睡坑。

父亲的眼中泪光闪烁，童泪一样清亮。后来的结局衬托了这种泪水的绚丽。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洒向人世间的泪水。

“林儿，这一次我总算把坑挖好了。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到头来竟为了一堆土疙瘩！”

父亲这番话语宛若一支针剂，把凄凉、苦涩、迷茫的感觉注入了我的体内。那种活够了的人对死的期待，死到临头时又生出来对人间的无限留恋在他的脸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完整的显示。

“爸，你安心歇着，挖坑有我和弟弟。我们的肩膀已扛着锄头啦！”我故作轻松一笑，眼圈里有了潮湿的感觉。

我把氧气吸管塞进父亲的鼻孔，他的呼吸因谈话而变得更加窘迫。

“爸，好受些吗？氧气罐是早晨才新换的，够你用好几天哩。”

父亲神色落寞地看着我微微点头，一颗泪珠从他皱缩的眼角滴落。父亲在病床上睁着潮湿的眼睛望着玻璃窗上的苍蝇那痛苦

绝望神情从此深深地映入我的脑海。苍蝇在他的眼眶里如蚁群爬行穿梭，留在我的眼中却是另外的图景。我仿佛看见大限临近的父亲精神抖擞地站在阳光下的一片林子里，他的脚边有一个仿佛出自考古学家精雕细琢的条形土坑。父亲乐呵呵地看着我，一副沉着的表情，东南风把田园成熟的稻子气息徐徐送进林子里，穿透叶缝的缕缕阳光似温暖的雨丝，斜斜地倾泻在他血色渐退的脸上。我看到父亲轻松地扔掉扛了一生的锄头，活动几下关节，朝我咧嘴一笑，比了个再见的手势，纵身跃进坑中，一劳永逸地步入乐土。

“林儿……”

吸着氧气的父亲示意我靠近他。其实无需他提醒我也会这么做的。他的目光已变得如同橡皮筋似的，伸缩不定，像是有人拉扯。

父亲的声音已变得含混：“告诉你弟弟木儿，叫他晚上在家里注意乌鸦的叫声。乌鸦是不会到医院来寻我的，阎王爷名册上的地址写的是家里的门牌号码。”

“爸，你可别吃巫术那一套唬人的理论，乌鸦仅仅是鸟，不是先知。它们只不过常在阴风惨惨的夜晚捣乱，留给人一些假相。”

“林儿你不懂，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知道乌鸦与人的亲密联系，人死后乌鸦都常去坟墓看望。你爷爷奶奶弥留之际都有乌鸦来。它们早不来迟不来，偏在那种时候就准时赶到了。每年我去给他们上坟时都能看到乌鸦立在他们的坟头守望。乌鸦一点也不嫌弃死人。不然 1961 年能有那样多的乌鸦。”

父亲惨白的脸渗出了汗粒。